

劉鳳翥盡搜古碑問契丹

圖呆文川

秋日朗朗，金菊吐艷。在北京遼金城垣博物館舉辦的《全國契丹女真碑刻拓片精品展》開幕式上，一位頭发斑白的學者向大家講述着這一張張拓片的來歷，也講述着國際上對我國研究成果的高度評價。

矢志研究無人能識的契丹文，劉鳳翥開始了"業餘考古"

講碑的學者名叫劉鳳翥，1934年11月7日出生在河北鹽山王樸村一個喉科名醫的家庭。幼年喪父，由祖父、伯父、胞兄撫養成人。1957年在北京第七中學畢業後，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1962年考入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攻讀東北古代民族史專業研究生。後留所工作，專攻契丹文和契丹史的研究，晋升爲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的研究員兼研究生院民族系的教授、并成爲這一領域的拔尖人才。

在我國五代時期，北方的契丹族就建立了契丹政權，後與北宋、西夏形成三足鼎立的對峙局面。契丹民族建立遼朝後，先後創制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兩種不同類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劉鳳翥在讀解契丹字碑文

型的契丹文字。1121年金滅遼後，契丹文仍沿用了一段時間，後逐漸成了無人可識的死亡文字。

1922年6月21日，比利時傳教士凱爾溫庵人在內蒙巴林右旗索博日嘎蘇木的遼代永興陵中掘出的碑文上最早發現了契丹小字。凱爾溫不懂傳拓之術，只好請漢人用五天時間把《興宗皇帝哀册》和《仁懿皇后哀册》抄出照相發表。日本京都大學校長羽田亨1925年發表文章認爲碑文不是女真文，而是不爲人識的契丹文字。由於資料匱乏、難於解讀，加之戰亂和政治運動影響等多種原因，70年來契丹小字的研究時斷時續，時起時伏，先後出現了三次研究高潮。

1932—1935年間，以我國王靜如、羅福成、厲鼎煌等學者爲代表的研究者，運用"比較法"破譯了一些哀册的題目和"年"、月"、"日"、數目字及個別語詞，形成了第一次研究高潮。事後經驗證，當時釋對了70餘字的字義，但基本沒有涉及讀音。

50年代初，東瀛日本掀起了第二次研究契丹小字的高潮，參加的人雖多，但是沒有認出什麼字。他們主要是把王靜如、羅福成、厲鼎煌等人釋出的契丹字設法讀出音來。他們的方法是用蒙古語來讀契丹字。後經驗證，擬對或接近擬對的原字讀音約有30多個。

40—60年代，中國對契丹文字的研究處於低潮，沒有多少大的進展。到60年代，又有人對契丹字產生了研究的興趣，一個是蒙古族語言學家清格爾泰，他認爲契丹語可能與蒙古語有着密切的關系，如果解讀了記録契丹語的契丹文字，就能使研究蒙古語的原始資料更加豐富，還可使蒙古語的有文獻可徵的歷史提前好幾百年。因此，清格爾泰在研究蒙古語的同時也一直關注着契丹字的研究。

另一專注契丹字研究者就是當時不足30歲的劉鳳翥。在北大歷史系讀書時，鄧廣銘教授在講遼金時期的"乱軍"時，介紹有人主張"乱"爲契丹字。向達教授也講了解讀契丹字對豐富史學資料的重要意義。他畢業離校時，商鴻逵教授、翦伯贊教授都囑咐他，學好民族古文字，將終生受益無窮。所以他考上民族研究所陳述先生的研究生後，就利用一切業餘時間自學契丹文字。那時，凡是報刊上發現有關契丹文字或女真文字的文章他全都全文抄録，漸漸地各積累了一紙袋子。就是在下干校期間，他也不敢懈怠，他在著名考古學家夏鼐、蘇秉琦的指導下從事"業餘考古"，後又自學契丹文字和女真文字。劉鳳翥囑咐妻子，把那些積攢的資料寄到干校，他反復閱讀，對各家之言反復比較，逐步提高了鑒別能力，能够分辨出哪個人的哪一點是對的，哪一點是牽强附會的甚至錯誤的。這樣，再讀契丹小字碑文《大金皇弟都統經略郎君行記》時，對契丹小字人名"黄應期"和官名"尚書職方郎中"已能看出來了。日積月累，水滴石穿，他漸漸看出了門道，對已死亡了幾百年的古文字漸漸產生一種無法割舍的情緣。

動亂歲月，劉鳳翥於無聲處解讀契丹文。十年一劍庖礪成，他和同仁終於帶動起第三次契丹小字的研究高潮

1972年8月，干校學員全部返京後，劉鳳翥經常到北京圖書館去抄録他所不掌握的契丹文資料。爲了更好地解讀契丹文字，他又自學蒙古語。爲了收集到李文信先生發表在僞滿時一篇《契丹小字"故太師銘石記"之研究》，他竟找了10年，最後從王靜如先生處借到宿白先生所存的油印本。爲了讓其他研究者免去收集資料之勞苦，他學日本人山路廣明的辦法，自行刻寫油印資料匯編，散發給同行。兩年中，他與于寶麟共刻寫油印了《契丹大字資料匯輯》、《契丹小字資料匯輯》等6册資料。寄出後，得到各方面的好評和鼓勵。著名女真文專家金啓孮、古文字專家羅福頤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1982年11月劉鳳翥在唐乾陵拓制《郎君行記》之情景

等都給他反饋寄回了一些珍貴的家藏拓本或摹樣。當然，資料也寄到了清格爾泰手裏。當時，清格爾泰正在北京校對《蒙漢辭典》，兩股研究契丹文字的力量就這樣匯集到了一起。兩人談到合作問題，劉鳳翥說，單位裏正在搞運動，搞業務都是私下偷着搞，無法名正言順地公開與外單位合作搞研究。清格爾泰說，那就先底下私人合作，等你單位恢復業務後再正式合作。此後，兩人書信不斷，資料共享，直到1975年8月，鄧小平開始對各單位整頓，恢復業務工作後，他們的秘密研究工作才轉爲公開。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與內蒙古大學協商成立了契丹文字研究小組，由清格爾泰、劉鳳翥、陳乃雄、于寶麟、邢復禮組成。主要工作爲：收集原始資料，規範契丹字字形，制造契丹字銅模，翻譯有關契丹字外文資料和在此基礎上的研究工作。

劉鳳翥和于寶麟負責收集原始資料，臨行前，劉鳳翥又到羅福頤家詳細請教了拓制技術，隨後，他借了塊碑刻反復練了多次才出發的。

在保定，他們拓取了契丹小字蕭仲恭墓志，到沈陽、阜新、赤峰、喀爾沁旗、巴林左旗等地，他們拓取了契丹大字蕭孝忠墓志、耶律延寧墓志和契丹小字道宗皇帝哀册、宣懿皇后哀册等寶貴資料。在阜新時，市文物組清理了一座遼墓，由於墓被盜過，僅出土一塊契丹小字殘碑，文物隊認爲沒找到瓷器之類的東西，很失望。劉鳳翥研究碑文後，發現是刻於乾統五年(1150)的契丹小字許王墓志，并有對譯的部分漢字。他們將拓本照片和摹本發表後，經日本長田夏樹教授考證，墓主是《遼史》上有傳的耶律斡特剌，此人做過混同郡王和招討使。這些發現使當地文物部門十分高興。

每拓一塊碑，劉鳳翥都要抄一遍、然后校一遍，發現看不清的地方再和原碑對照，查出到底是什麼字。經兩個多月的艱苦勞動，他們把當時已經出土傳世的契丹大字、契丹小字的碑刻全部拓制了回來，致使民族研究所和內蒙古大學成了契丹文字資料收藏舉世最全的單位，爲研究工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字形規範過程中，契丹小字每出現一次抄一張卡片，契丹小字拆成的原字每出現一次也抄一張卡片，一一注明出處和在契丹小字中的位置，他們抄了40000多張卡片，從中分析出了每個字的出現頻率，也統計出了目前發現的契丹小字字數。契丹小字也分楷、行、篆書，行書字還原爲楷體的工作十分不易，經反復推敲研究，最後他們確定了377個契字的規範字形，并制造了銅模。這種規範代表了一種研究成果。1970年夏，他們刻寫油印了《契丹小字資料匯編》。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爆發，京城人心惶惶。劉鳳翥全家遷至民族所院內躲避，住在塑料布搭的臨時棚子裏。他不願因地震而浪費時間，白天在樹下鑽研，晚上到大食堂的燈下看書。沒想到此時他的解讀却在這樣嘈雜惡劣的環境中取得了飛快的發展。他利用《郎君行記》取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得的已有成果，大膽設想，反復印證，竟在餘震中解讀出了《許王墓志》中“洛京留守”、“中書門下平章事”、“混同郡王”等多個漢語借詞。每能新認一個字，他都高興得了不得，立刻寫信報告已回內蒙的清格爾泰，有時上午發信了，下午又有新突破，就又寫一封，清格爾泰也立刻回信，肯定劉鳳翥的發現。那年冬天，他們決定在《內蒙古大學學報》上出一本契丹字專號。著名學者翁獨健、夏鼐對他們的研究進展十分關心，建議他們把精華部分在《考古學報》上再發一遍。但是，契丹字的排版太難了，檢字工人根本不認識，出版遙遙無期。劉鳳翥心急如火，干脆請假到內蒙，與陳乃雄一起到印廠與工人一起檢字、排版、校對、改版，一口氣他們苦干了40多天，才把整本的《內蒙古大學學報》契丹字專號排好定稿付印。之後他們又趕寫出了《考古學報》的稿子，直到1977年底劉鳳翥才匆匆趕回北京。

給《考古學報》的稿子是劉鳳翥住在清格爾泰教授家，與清格爾泰、陳乃雄協商後起草的，翁獨健先生審稿時，把題目改爲《契丹小字解讀新探》，正文没作多大改動。後在《考古學報》1978年第3期上發表。

《內蒙古大學學報》契丹小字專號出版後，很快得到了國內外學者的好評。著名史學家蔡美彪讀後非常高興，在一次座談會上高度評價了他們排除“四人幫”干擾，埋頭鑽研所取得的重要進展，蔡先生的發言在《光明日報》上發表後，新華社又在第二天對契丹小字的研究成果進行了報道。劉鳳翥與于寶麟合寫的《契丹小字“許王墓志”考釋》也在《文物資料叢刊》上發表，這些成果標志着契丹小字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同時也帶動了國內外其他學者共同參與研究工作，從而掀起了契丹小字的第3次研究高潮，至今方興未艾。

劉鳳翥等又經多年研究整理，形成了專著《契丹小字研究》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於1985年出版，從小組成立到專著出版整整用了10年時間，真可謂10年磨一劍啊!艱辛的勞動使劉鳳翥滿頭的青絲變成了斑斑的白发，滴滴的汗水澆出了可喜的學術成果，此書先後獲得內蒙古自治區首届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民族研究所優秀成果一等獎和國家教委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一等獎。劉鳳翥也被評爲民族所1983年的先進工作者。

研究永無退休之日。拓制碑文，腰痛欲斷，劉鳳翥樂此不疲

1994年，劉鳳翥光榮退休，但他認爲，科學研究工作是永無退休的。他趁去沈陽開學術會議之機，冒着大雨趕到新發現契丹字的北寧市等地，又拓回了一大批契丹文字拓片。他的拓制技術越發成熟，對質量要求也更加嚴格。每拓一份拓片，要用拍子往碑上打五六十遍墨。既要用力氣，又要小心細致。他力求拓片黑白分明，不讓字口蹭上一點那怕很淺的墨迹。但他必竟是上了年紀，一天下來，腰疼得像要斷裂了一樣，回到旅館上樓都得咬着牙一個臺階一個臺階地往上挪。到了床邊也不敢彎腰上床，只好挺直了身子猛地往床上一倒，就再也不敢動了，一動腰疼得就如刀割一樣。第二天還得咬着牙去堅持工作。離開北寧市時，一個作爲教授級的研究員竟是咬着牙，當着衆人爬着上的長途汽車。這一次，他又有了許多重大收獲。在寧城縣，他拓回了“大王記結親事碑”。此碑刻於天贊二年(923)，爲傳世最早的遼代第一碑。而且碑文用白話表述，保留了重要的遼代婚俗資料和寧城至今猶用的方言土語及風俗習慣。回北京後，劉鳳翥腰疼長達半年之久，但他仍樂此不疲。至今，只要聽説哪兒又發現了契丹字，他自費也要把它們拓制回來，今年5月，他就自費去內蒙古阿魯科爾沁旗，拓回了契丹小字耶律慈特墓志銘。

劉鳳翥還與中國醫學科學院基礎醫學研究所合作，進行分子考古學研究。他們通過遺傳基因的比較，以確定契丹族在我國民族譜系中的位置。他們1996年去雲南提取自稱是契丹人後裔的本人的血樣時，劉鳳翥趁機爬上大山，拓回了3份珍貴的拓片。其中刻於道光二十三年的阿蘇魯墓碑上，還有一個字義爲“首長”的契丹小字。

劉鳳翥退休後筆耕不輟，年年都有重要論著發表。1995年在臺北《漢學研究》上發表了《契丹小字解讀五探》。1996年在《民族語文》100期專刊上發表了《契丹小字中若干官員和地名之解讀》。1997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二十五史新編”系列中的《遼史》，1998年在香港中文中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的所刊上發表了《60年來契丹大字之解讀》等等。

1991年，劉鳳翥率團去日本京都出席中日聯合首届契丹文字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宣讀了論文《若干契丹大字的解讀及其他》，受到國外學者的好評。《參考消息》刊載了國外學者對此文的高度評價。今年7月，他赴芬蘭出席世界阿爾泰學會第41届年會，當他作了《契丹小字70餘年之研究》的總結式學術報告後，受到各國學者的一致好評。芬蘭赫爾辛基大學亞非研究所楊虎嫩教授稱贊劉鳳翥爲“當今世界首席契丹字研究權威”。世界阿爾泰學會秘書長西諾爾在幾次場合稱贊説：“你的研究工作太重要了，太有意義了，這是研究契丹文字的學者第一次出席世界阿爾泰學會的年會”。中國學者以他們優秀的研究成果令世人公認，在這一領域中國研究走在了世界的最前列。

文字編輯：馬 林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